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九

經濟編

人類　人倫

宗族

唐太宗時高士廉韋挺令狐德棻岑文本上所撰氏族志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眞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

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編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婚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

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行天下　後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高宗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李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

復爲枏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其房其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今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

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蘇軾勸親睦論）

門第

宋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祚擢

爲僕射居顏劉之右自月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覬可笑）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塗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遠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北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為

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高祖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
陛下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
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
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
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
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
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頃之劉昶入朝高祖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
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

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超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老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齊桓公田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景公遊于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老父十三人相與勞王宣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鈌。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

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禀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每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禀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漢文帝養老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

然則于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内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宣帝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

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月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醻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明帝行養老禮詔

晉成帝烝祭太廟歸胙于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爲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

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于明堂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宋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

自輔。太后將册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彦博年八十一矣。

幼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蹶重致達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

其話俊然其自待小矣

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閒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稾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稾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巾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巾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朋友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不對亦妙

原宋儒又非淫奔詩頭矣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管仲曰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于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于不親見愛之交幾于不結見施之德幾于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漢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
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
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
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
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
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
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

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荅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聽也或于道而求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穢踩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

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綠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

此訣各自努力

宋穆修 交論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 衞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

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固絕同志之求黨使生死而志得朋之　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

嚴之妙巧伯子息漁波之雅引范張欸欸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爕敘粤謨訓揰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嬿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詭徂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神鬼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其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既交更不
謂不絕

賁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翼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頗臧否顩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于通人聲未遒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不出此

駏驉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刎頸起于苫蓋是以伍員濯溉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奚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

擻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爲窟窗透迤折枝䑛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輸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恒譚譬之于閫闠林回
諭之于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永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
飜覆迅若波瀾此其狥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
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
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內髦傑蚤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
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
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
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劉峻廣絕交論

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

知交于且
賤者其人
誰可與

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平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
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
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

父可師矣

晉師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可友

按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
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
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
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

焉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似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

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

期于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　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謝送行文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

爲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

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殁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

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息乎嵩曰矦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于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唐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

良古僚誼劉柳有直風

憂請長史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書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于氣志之爾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于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于朱亥袁盎不拒于劇孟且夫周文由閎夭而禦侮宣孟以靈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于此乎大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

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劉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祗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値閒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譏劇孟朱亥哉

李德裕

上古無交飽于和氣從化而遊何交之云至于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袵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于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愁明奉元禮一如大人貞長喪仲祖臨祗慟色由是近于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侍貴遺舊播詣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數難僅發于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于講習緣情而親于我爲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

從寡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
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
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
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
與賓諧次諸侯無貢士及于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
方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
論材之政獻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于魯七
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戸復明孔伋孟軻之徒
故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
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内翕然是以王室

篡拜于天子便耳

多枉不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踰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謬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于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于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

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
而情禮盡曠傲倖長道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于冠
而成人筮日筮賓卽事于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
而禮之裼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
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于地久矣信
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敝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
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
末乎于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

頭叅文小長天

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
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

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强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苦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于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

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茍能久要之約必存乎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李華正交論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

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婦也兄之于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辨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于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于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

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爲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于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宋王回告友

納交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于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

交驛

趙王與秦王會于澠池既罷歸國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

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頗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漢平原君朱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于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貸服具陸生今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左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

□發讒反 □神發鬩 他人說讚 □謀思短 憂圖則慮長

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杜鄴見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于陝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

者蓋以此也竊見城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與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于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篹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于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興內唯深察焉首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鄰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

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
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
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
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
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
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
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于

足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